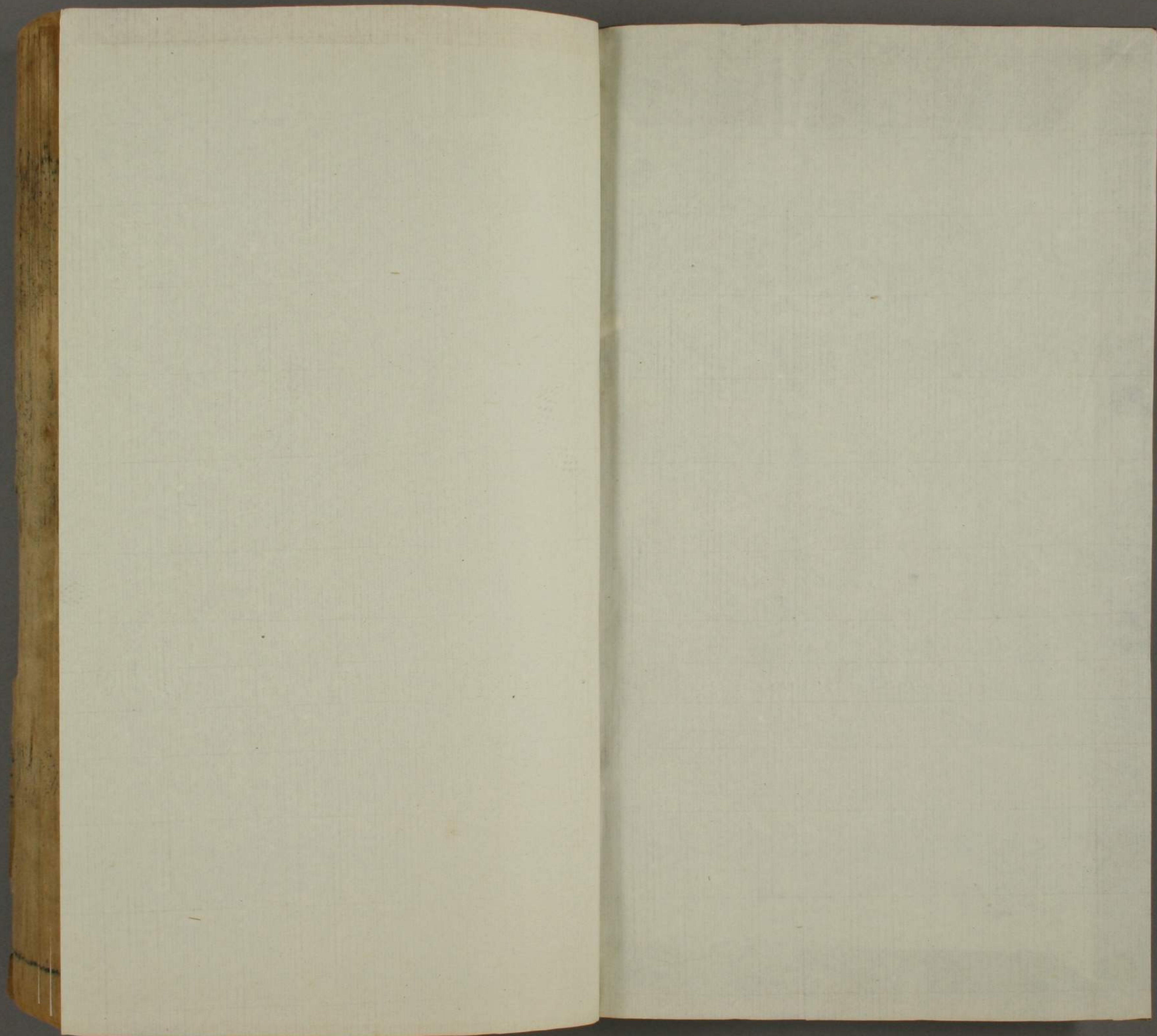




特別  
~21  
3765  
10





平揮曾公一人特為後文宋巡按對照。且見西門之  
 惡。純是太師之惡也。夫太師之下。何止百千萬西門。  
 面一西門之惡。已如此。其一太師之惡。為何如也。  
 寫王六兒得銀如畫。寫夏提刑得財又好。西至寫西  
 門得多金。而不以為意。又觀西門平素之財也。  
 此回上墳為西門傳中一大總會。看他描寫男客如  
 許如許。又描寫堂客如許如許。又寫姬妾如許如許。  
 特特為情明節寡婦下根種也。

內于西門祭祖文中。偏又夾寫金蓮敬濟一段文字。

此中間筆已屢言矣。然未如有此段文字。麈尾看。他于本章後接寫七件事。一邪。一正。特持刺入眼中。分外令人髮指也。  
承保探事亦可為能矣。不知特為後文背主負恩。回內勢敗奴欺主五字。預先下轉語。見勢未敗之先。皆是良臣而人心之難測。有如此也。  
寫西門祭祖是正文。却是旁文寫弄私情是傷文。又是正文。挑者兆也。挑也。總是隨處伏一挑剔。至花園之調方不究然也。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探歸七件事

詞曰

碧桃花下紫簫吹罷。驚然一點心驚。却把那大牽掛向東風。淚洒東風。淚洒不覺暗沾羅帕。恨如大。大那冤家。既是無情。去回頭看怎麼。

妙語解頤

右調桂枝香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黃通判。徑往山東大道而來。打所巡按御史在東昌府住劄。姓曾。雙名孝序。會者爭也。序即天敘有典。之敘。蓋作者為世所厄。不能自全其孝。乃都御史曾布之。故抑鬱憤滿。不遇欲二。此一孝之序也。

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此書竟有這  
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等放告  
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  
決斷于是早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  
時只所裏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曾御史坐所頭面牌  
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其如察  
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總是百  
姓戶婚田上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  
雲情發放淨了方走到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  
麼的道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七的呈上只所公座

社會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更典下來把書接上去  
放于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吐面寫着甚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黃端肅 書奉

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 遲越光儀倏忽  
一載知已難逢勝遊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  
報瑤章開軸啟函捧誦之間面神道恍惚儼然長安對  
面時也。難合之數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問德音知年  
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  
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土論今茲出巡  
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

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必着此句當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爲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訪，幸察不宣。仲春望後一日

這會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以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唱

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柩蓋頭起來，從便門出，去這里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差人負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帥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腳無措，卽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蓋云抵本貫河南舞陽人氏，死擯也。爲人剛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不如不糊突，要錢矣。人都號他做狄混。先是這狄縣丞往清河縣城西河邊過，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哉！使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卽拘集里老用鍬掘開岸土數尺，見一死屍。

死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作簡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  
公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即拘寺中僧行問  
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例放水燈見一死屍從上流  
面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慈悲受累強如水秀才之慈悲  
不知為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眾僧謀殺此人埋于此  
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錄分說先把長  
老一籬兩梭一夾一自敲餘者眾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  
入獄中報與曾公再行查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  
道是此僧謀死屍必棄於河中豈反埋于岸上此念方可決獄又  
說于碍人眾此有可恨因令將眾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

安童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屍安  
童見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干  
是簡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眾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  
提出陳三翁入審問俱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  
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察劾提刑院  
兩員問官受賍賣法正是

汚吏賍官濫國刑  
雖然號令風霆肅

曾公判刷雪冤情  
夢裡輪贏總未真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有兩  
銀子四套衣服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

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換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綵，  
絲髮髻用十六兩銀子，又買兩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  
晚叫韓道國收用，不題。暴發人確有如此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  
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異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  
隔壁月臺間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  
西門慶分付王六兒如何叫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你對他  
說若不與我，即便拆了我斗地方，分付他這王六兒與韓  
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嚇着老  
爹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晒醬，下  
邊不拘做馬坊，為西門慶之馬也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吓

賊沒算計的，比是搭月臺不如買些磁甁來，蓋上兩間房，  
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  
罪一連三箇不如寫得窮兒暴發，徹骨皆見。于是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兩間  
平房起來。西門慶差玳安兒拾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  
家犒賞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苗青之錢如此用夏提刑得了  
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  
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  
二內相，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  
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苗青之錢又如此用西門慶因坟上新蓋了  
山子，捲們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坟上



祭祖大力一總注下如建瓶水亦叫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坟

門砌的明堂神路亦是暴門首栽桃柳週圍種松柏兩邊

彙成坡峯清明日上坟要更換錦衣牌扁倒揮此數句預

宰猪羊定桌面為後清明對照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

搬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粉戲的一行

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一行唱的是李桂姐吳銀

兒韓玉釧董嬌兒一行官客請了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

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

理守賁第傳并女婿陳敬濟等約二十餘人男客有名者

清明節止有一十三人後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

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娘子二娘子楊姑娘潘

姥姥花大娘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

妻段大姐女客十四人後清明節且大娘子一人此并家

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

姐本家七人後清明節止樓月兩人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奶子如意兒抱

着官哥兒五人至清明節止有如意一人而裏外也有二

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叫他

往坟上去罷一來还不曾過一週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

額門还未長滿膽兒小這一到坟上路遠只怕號着他依

着我不要他去留下奶子和老馮在家和他做伴兒只叫

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此來爲何出點他娘兒兩個不到坟前與祖宗磕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可就是孩子顛門未長滿，叫奶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裡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坟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新蓋的坟門，兩边坡峯上去，週圍石牆，遙望中景象，當中有道明堂神臺，香爐燭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坟門上新安的牌扁大書錦衣武畧將軍西門氏先塋。坟內正面土山環抱，寫來原活是一坟塋又，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確是新發之家故妙

設猪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客祭畢堂客繼祭响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謊的在奶子懷裡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又一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叫奶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哩！你看謊的那腔兒，我說且不叫孩兒來罷，恁強的貨，只管叫抱了他來，你看謊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攙掇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了。須臾祭畢，徐先生念了祭文，燒了紙，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繖花園進去，兩邊松墻竹徑，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

桃紅柳綠鶯梭織

都是東君造化成

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堂客四箇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彈唱。官客四箇唱的輪番遞酒。官客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堂客兩路分寫如火如鏡不執壺斟酒就立在大姐桌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與後小玉如意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打扮列坐遙照。花園裏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兩暗三間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桌椅梳籠抵鏡粧臺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坟在此梳粧歇息糊的猶如雪洞般乾淨懸桂的書畫琴棋瀟灑酒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

在那酒金床炕上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

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裏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

花兒。文字隨處生枝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

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蕭在上邊哩俺娘叫我下邊來

看哥兒就拿了兩碟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奶子見金蓮

來就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

打起鑼鼓來說的不作聲原來這等小膽兒于是一面解

開藕絲羅襖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親

嘴兒忽有陳敬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問孩子頑耍

便也問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士兒你也與姐夫親個嘴兒

開端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嘻上，望着他笑，敬濟不繇分說，把孩子就樓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兒。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嘴，把人的鬚都抓亂了。」敬濟笑戲道：「你还說早時我沒錯親了哩。」金蓮听了，恐怕奶子瞧見，便戲發訓，將手中拿的扇子倒過柄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敬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敬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見人身上，穿着恁單衣裳，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見，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今後妙絕如意兒見他頑的，請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敬濟兩個，還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柄

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在敬濟帽子上。即將來花敬濟一段小文字，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桂姐三個從那邊來。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敬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言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折，但見

意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

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抬轎子的每人一磁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分散停當了。然後纔把堂客轎子起身。管家起馬在後來，典兒與厨役慢慢的抬食盒。然後玳安、來安、画童、棋童兒、跟月娘眾人轎子、琴童并四名挑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

抱着哥兒、用很異得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  
童兒來、叫他跟隨着奶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  
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衆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  
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敬濟迺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  
迎門就稟說、文字度法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  
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  
听了心中猶豫到于所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大服、西門  
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麼話來、書童道、他也沒  
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  
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坡上燒紙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後

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  
哩、西門慶心下轉道、却是甚麼、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  
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坡  
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于所上、敘禮說道、長官今日往  
寶庄去來、西門慶道、今日祭掃先塋、不知長官下降、失迎、  
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有一事、敢來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  
們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  
那里說話、左右都个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  
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參本上、東京長官與  
學生俱在參例、學生令人抄了箇底本在此、與長官看、西

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底本，起來燈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劾劾貪肆不職武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昔春秋載大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民順矣。

聖治明矣，臣自去年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應訪方面，有司文武

官員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

皇上陳之，除叅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叅照山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翦茸之材，貪鄙之行，久干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狠貪爲同僚之箝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譽，而政事不可知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了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羣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

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夤緣陞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爲之不清，携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爲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欢淫，而行簡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爲掩飾，而贓跡顯著。將西門罪案畧總一二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垂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

聖明垂听

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官常有賴，而俾

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說的面七相觀，默七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里去。于是夏提刑急忙作辭，到家拏了二百兩銀子。苗青之錢如此用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裏是金鑲玉寶石，石鬧粧一條，三百兩銀子。苗青之錢如此用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裏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寫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箇，早催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且表官哥兒自從坡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下奶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

我那等說，还未到一週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濁漲  
貫他生死不依，只說今日坟上祭祖，爲甚麼來不叫他娘  
兒兩個走？只像那裏攪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  
叫如今却怎麼好？李瓶兒正没法兒擺佈，况西門慶又因  
巡按叅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  
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不好事亦在一塊月娘使小廝叫刘婆子  
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亂了一夜。刘婆子看了  
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  
買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  
薄荷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不驚不哭。

吐奶了，只是身上熱，还未退。李瓶兒連心拿出一兩銀子，  
叫刘婆子備紙去，後又帶了他老公。理星一还和一個師  
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  
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裏  
打听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刘婆說孩兒路上着  
了驚氣，甚是抱怨如意兒，說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  
轎子裏唬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自是贈桃時如  
意兒道：我在轎子裏將被兒包得緊，又沒碯着他娘  
叫画童兒來跟着轎子，他还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  
七八到家門首，我與西門、死、黑、影、映只竟他打了箇冷戰，到家就不吃奶。



起來了、按下這裏家中燒紙與孩子下神且說來保夏壽  
一路僭行、只六日就趕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  
管家將兩家禮物、交付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  
曾御史叅本、还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  
了七件事、旨意还未會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曾御史本  
到、等我对老爺說、交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  
裡差人再拿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稟上  
來、交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人  
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等听消息、一日蔡太師條  
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暗暗抄了個邸報、

所謂治世能臣帶回家與西門慶瞧、不在話下、一日等的翟管家  
寫了回書、與了五兩銀子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  
縣、來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就心不下、那夏提刑一自一  
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三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  
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了一遍、道翟爹看了爹的  
書、便說此事不打緊、叫你爹放心、見今巡按也滿了、另點  
新巡按下來了、况他的叅本还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  
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叅的、怎麼重、只批該部知道、老爺這  
裏再拿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  
上去、隨他有撥天大本事、也無妨、西門慶听了、方纔心中

放下因問他的本，怎還不去來保道。俺們一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趕到京中。可知在他頭裡，俺們回來見路上一簇响鈴驛馬，背着黃包袱，插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纜到了。曾公未免疎畧，且又遲緩，然正是文字頃挫，挽回地步。西門慶道：「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件事，又打听得兩樁好事來。」用筆真有龍跳虎脫之勢，看來總不由人報爹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事來？」保道：「大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創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

倉官糶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文塩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塩引。戶部坐派如今蔡狀元又點了兩淮巡塩，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听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底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字樣二字妙絕，是不識字人眼中物也。前边叫了陳敬濟來念與他听。陳敬濟念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又映敬濟旋叫了書童兒來念。那書童倒還是門子出身，蕩七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大約上面奏着。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爲陳愚  
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効足財用便民情以隆  
聖治事

第一日罷科舉取士悉錄學校陞貢

二日罷講議財利司

三日更塩鈔法

四日制錢法

五日行結糶俵糶之法

西門慶听了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  
狀元見明又賞了兩淮巡塩不日往此經過心中不勝歡

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發知道一面賞了來保

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四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  
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名喪身有詩爲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昔因年月日時栽

胸中有志終須至

囊內無財莫論才

第四十九回

此回敘二巡按之榮。却都是求榮者之地步也。總爲西門生色。閒中點綴童嬌兒。又爲杜兒銀兒等一襯也。

玉皇廟諸人出身也。故瓶兒以玉皇廟邀子虛上會時。出金蓮以玉皇廟元壇座下之虎出。而春梅又以天福來送玉皇廟會分月娘叫大了頭時出。然則三人俱發源于玉皇廟也。至于永福寺。金蓮埋于其中。春梅逢故主于其內。而月娘孝哥俱于永福寺討結果。獨于瓶兒未有永福寺之瓜葛也。不知其于此回

內已爲癩兒結果于永福之因矣。何則。癩兒病以梵僧藥。上固用永福寺中求得。然則癩兒獨早結于永福寺矣。故玉皇廟永福寺是一部大起結。後半梵僧一篇文字。能句上以現身二字讀之。方知其筆之妙也。

施藥必現身者。見西門之死。全以此物之妄施故耳。

第四十九回

請巡按屈体求榮

遇梵僧現身施藥

詩曰

雅集無兼客。

高情洽二難。

一尊傾智海。

八十擅吟壇。

話到如生旭。

霜來恐不寒。

爲行王舍乞。

玄屑帶雲餐。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卽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託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没曾過爲。隨他

說去老爺那里自有箇明見小人自以爲如此一面在所上放桌兒留飯談笑至晚方纔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裏理事不在話下却表巡按曾公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內多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卽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耀儀糴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塩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至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來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

師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遣其家人嚴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拿會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爺那里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曾公去而此輩來矣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來家通報這裡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來保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行李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到新河地名百家村先拜蔡御史船上拜見了請蔡御史道我知

道一定同他到府。那驛東李副知府及各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運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輝傳道雞犬皆隱跡。鼓吹迎接。宋巡按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鹽蔡爺來拜宋御史。連忙出迎。敘畢禮數。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為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

問道。是那箇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參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峯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而何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道此處只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峯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一路問答。真不。可。使。妻。妾。聽。見。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起。行。一。而。傳。將。出。來。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駝。山。繻。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盜。戲。并。雜。耍。奉。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馱。馱。

都令散了，只用幾箇藍旗河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車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大鬧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開中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蟒豸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高頂方糖定勝，灰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敘禮。蔡御史令人具贄，見之禮兩端湖綉。

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鮮紅車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邀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于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華生光，于是鞠躬展拜，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敘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有東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階下簫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



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細說。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子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听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邊說：年兄無事，再稍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拿身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已都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抬，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罈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盃，兩個銀折盃，一雙牙筋，蔡御史的也是一

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推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知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有觴而已，何爲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桌席已抬送出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識荆，旣擾盛席，又承厚贖，何以克當。餘容曷報不忘也。北會公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于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候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

右重新安放桌席擺設珍羞菓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叨盛筵并許多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裡他再三不來被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生那邊相熟他總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峯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蹺蹊如西是道奉人摹頭不着心事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蹺蹊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笑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同船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船

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卽去院裡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裡用轎子抬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來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梅歌唱西門慶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到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不論劾將學生做同年一十四人之在

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兩淮巡鹽朱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荊州催餉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叫海塩了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個漁家傲我子弟排手在侮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必叫二人是不相知者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分付把轎子抬過一邊纏好玳安道抬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上房兩個唱的向前盪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出子下扶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做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用心扶侍他自然酬答你韓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分付俺每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要扭手扭脚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裡听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蔥靠南牆越發老疎了王府門首盪了頭俺們不吃這井裡水了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敬濟拿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經喬親家爹說起着蔡老爹這回關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大是能事叫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西門慶道你跟了來上保跟到捲棚榻子外邊站着西門慶

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于賣蔡御史道四泉  
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  
在边上納過些糧草坐派了些塩引正派在貴治揚州支  
塩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  
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塩  
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麼打緊一  
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磕頭蔡御史道  
我到揚州你等徑來察院見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個  
月人情如此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  
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勸邊斟上酒子弟又唱七  
畢已有掌灯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  
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燈請老先生  
後边更衣于是從花園裡遊玩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  
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海鹽饈子西門慶已  
命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閣上角門只見兩  
個唱的盛粧打扮立於階下向前拜燭也似磕了四個頭  
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

香塵不動下階墀

時來水瀼羅裙濕

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西泉你如何這

等愛厚，恐使不得。喜極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携手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上的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

軒中文物尚依稀

兩過書童開藥圃

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鐘何急

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帳望

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教書童描于壁上，以為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號薇仙。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歌唱。蔡御史贏了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又回奉蔡御史一杯。韓金釧這里也遞與西門慶一杯。

陪飲飲了酒二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他遞酒一杯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杯飲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于是走出外邊來姑立在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月○色○總○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不○曾○賞○他○一○杯○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此○在○下○立○飲○一○杯○于○是○韓○金○釧○拿○大○金○桃○杯○滿○斟○一○杯○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蔡○御○史○吃○過○又○斟○了○一○杯○當○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齋○收○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七○非○斯○文○骨○肉讀書者專會以二字許人守何以至

此向日所賞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峰表過倘我後月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到不消介意韓金釧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裏月娘問道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嬌兒了我不來只營在那里做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分付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廚役跟可各門外承福寺去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誤了來興兒道家裏二娘上壽沒有人看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叫厨子後邊大灶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

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在花園裏去，與蔡老爹  
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  
嬌兒手中拿着一把湘妃竹泥金扇，面兒上面水墨畫着  
一種相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  
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題。」就指着「你這薇仙號子」是燈，  
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譁

一他月上浸窓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  
安與他家人亦明間裏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晨，蔡御

史賞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紙入包封着，到手後邊，拿  
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  
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簽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  
銀子，從後門打發去了。書童盥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  
西門慶出來，在廝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  
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昨日所言  
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裏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份  
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札下臨，只盛价有片紙到學  
生，無不奉行。」可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  
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興兒與廚役早已安排

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杯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于三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註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捉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作揖又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公人揚州捉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曾公手裏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到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船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冷案已結，正是

公道人情兩是非

人情公道最難為

若依公道人情失

順了人情公道虧

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鹽引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合掌問訊，遞茶。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四。」西門慶道：「到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便又問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弟。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西門慶道：「這寺院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



原是周秀老爹蓋造伏長住裏沒錢糧修理丟得壞了福  
寺葬金蓮却先死西門慶屍屍是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  
王皇廟執之源永福寺冷之穴也又伏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  
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庄子不遠不打緊處你  
享了你周爺寫個緣簿別處也再化些我資助你些布  
施道堅連忙又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玳安兒取一  
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撿道堅道小僧知老爹來不會  
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衣去道堅連忙叫  
小沙彌開門西門慶更衣了衣因見方丈後四五間大禪堂  
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裏敲着木魚看經西門慶不因不  
緣信步走入裡面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獍獍  
有生的豹頭四眼着色若紫肝着戴了雞籠見着穿一  
領肉紅直裰着鬚下鬚鬚着頭上有一溜光簷着就  
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着在禪床上旋  
定過去了垂着頭着把脖子縮到腔子裡着鼻孔中流下  
玉筋來着西門慶口中不言心中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  
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了問他個端  
的、于是高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叫了  
頭一聲不答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  
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象停了伸腰象睜開一隻眼  
象跳將起來象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象粗聲應道部

萬言人物此僧  
獨顯然寫出  
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  
西域天竺國密松林着齊腰峯着寒庭寺下來的梵僧着

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話說西門慶道你  
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梵  
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去梵僧道  
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即此就行那梵僧直豎起身  
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鐵拄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搭襖襪  
襖內盛了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  
付玳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我就來梵僧  
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驢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

這我禿因來好送路兒從門外手裡直走到家路上通沒

歇脚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梵僧真有此板量

為下蝴蝶爹交催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他便走着沒事

巷作引也難為我這兩條腿了妙語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

了壞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

道他說問他討甚麼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之聲西門慶

到家看見梵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

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按了衣裳換

了小帽陪他坐的吃了茶那梵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

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鬚織抹綠珠簾象甚地下

鋪獅子滾綉毬。絨毛線毯子。象甚堂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甚麼桌子上安着綠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又象甚麼過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筋的交奇。更象甚麼兩邊掛的画都是紫竹杆兒。綾邊瑪瑙軸頭。還象甚麼水滸中人。正是所云一片鳥東西也。

鼉皮画鼓振庭堂 烏木春檯盛酒器

梵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梵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廝。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厨下餚饌下飯。都有安放桌兒。只顧拿上來吃。桌邊兒放了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又是四碟

素酒一碟頭魚。一碟糟脚一碟烏皮雞。一碟舞鱸公。趣。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蔥。油。炒。的。核。桃。肉。象一碟細切的餛飩。餛飩樣子肉。象一碟肥肥的羊貫腸。象一碟光溜溜的滑鰍。象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觀。內。兩。個。肉。圓。子。夾。着。一。條。花。腸。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象一。太。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象西門慶讓梵僧吃了叫琴童。拿。過。團。靶。鉤。頭。雞。膀。壺。來。象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遞。出。滋。陰。捧。白。酒。來。象傾。在。那。倒。垂。蓮。蓬。高。鍾。內。象遞。與。梵。僧。那。梵。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象卽。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象

臘。鵝。脖子。象。又。是。兩。樣。醜。物。與。梵。僧。下。酒。一。碟。子。  
象。一。碟。子。流。心。紅。李。子。象。落。後。又。是。一。大。碗。鱔。魚。麵。  
卷。兒。象。一。齊。拿。上。來。與。梵。僧。打。散。登。時。把。梵。僧。吃。的。押。  
眼。兒。更。象。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  
拿。過。酒。桌。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梵。僧。道。我。有。一。枝。藥。  
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  
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幾。丸。罷。于。是。向。褡。褳。內。取。出。葫。  
蘆。來。傾。出。百。十。九。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  
下。又。將。那。一。個。葫。蘆。兒。搗。了。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  
每。次。只。許。用。二。庫。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

脚。上。只。顧。擗。打。百。十。下。方。得。你。可。樽。節。用。之。不。可。輕。泄。  
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効。梵。  
僧。說。

形如雞卵。色如鵝黃。三次者君炮煉。王母  
親手傳方。外視輕如糞土。內觀貴乎玕琅。  
比金金豈換。比玉玉何償。任你腰金衣紫。  
任你大厦高堂。任你輕裘肥馬。任你才俊棟  
梁。此藥用托掌內。飄然身入洞房。洞中春  
不老。物外景長芳。玉山無頹敗。月朗夜窻  
光。一戰精神爽。再戰氣血剛。不拘嬌艷寵。

十二美紅粧。交接從吾好。徹夜硬如鎗。服  
久寬脾胃。滋腎又扶陽。百日鬚髮黑。千朝  
体自強。固齒能明目。陽生姤始藏。恐君如  
不信。拌飯與猫嗜。三日涇無度。四日熱難  
當。白猫變爲黑。尿糞俱停亡。夏月當風臥  
冬天水裡藏。若还不解泄。毛脫盡精光  
每服一厘半。陽興愈健強。一夜歇十女。其  
精永不傷。老婦鬚眉蹙。淫婦不可當。有時  
心倦怠。收兵罷戰場。冷水吞一口。陽回精  
不傷。快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贈與知音

客 永作保身方

西門慶听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久傳藥、須傳  
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里尋師父  
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  
三十兩白金來、遞與梵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梵僧  
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  
早收拾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  
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五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  
服罷、卽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梵僧、梵僧方才打問、謝  
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褳、拴

足按杖出門揚長而去正是

柱杖桃擎雙日月

芒鞋踏遍九軍州

第五十回

文字至五十回已一半矣。看他于四十九回內即安  
一梵僧施藥。蓋爲死瓶兒西門之根。而必于諸人中  
先死二人者。見瓶之罄矣。凡百骸四肢。其能免乎。故  
前五十回漸漸熱出來。此後五十回又漸漸冷將去。  
而于上四十九回插入。却于此回特爲玳安一描生  
面。特特爲一百回對照也。不然作者有此閒筆。爲玳  
安敘家常乎。

此回特寫王六兒與瓶兒試藥起。蓋爲瓶兒伏病死  
之由。亦爲西門伏死于王六兒之由也。恐再着金蓮

一回中難寫故接手又寫下一回品玉之金蓮也文字用意之處井井如此而人不看奈何奈何。癡兒之死伏于試藥不知官哥之死亦伏于此着其持特將博浪鼓一點面後文觀物之哭遙遙相照矣。夫博浪鼓一戲物耳一見而官哥生矣再現而官哥不保矣至觀物之哭乃一點前數回之金針結穴耳其細密如此。

此回入一薛姑子見萬卉中有雪來說法其凋零之象不言可知故此回又借薛姑子全收拾杏梅等一切春色而薛姑子特手梵僧相對也信乎此回文字乃作者欲收拾以上筆墨作下五十回結果之計也上五十回是因下五十回是果。

上文特起一苗員外之因何也蓋以前西門請惡皆是貪色而財字上的惡尚未十分惟有苗青一事則貪財之惡與毒武大死子虛等矣而來保韓道國自苗青處來拐財同去真是一線不差天理不爽如此篇來又爲孝哥作引寫得如此行徑月娘之醜之惡已盡情不堪矣。

第五十四回

琴童潛聽燕營歡

紙安

湖蝶卷

詞曰

欲掩香幃論繾綣。先斂雙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鴛衾。暖。須臾整頓蝶蜂情。脫羅衰恣情無限。留着帳前燈。時時看伊嬌面。

右調菊花心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菴王姑子請蓮花菴薛姑子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二名。合觀一笑。再加之。縫安得不。世世入月娘知道。他是有道行的姑子。連趣。縫安能不。妙乎。

第一寄書 五十四回

三



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着茶褐袈裟剃的青  
旋旋頭兒生得魁肥胖大。路。口。頭。頭。進。來。與。月。娘。眾。人  
合掌問訊慌的月娘眾人連忙行禮見他鋪骨家眼拳拳  
做勢口裡咬文嚼字。活。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  
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良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那日  
大娘子楊姑娘都在這里月娘擺茶與他吃菜蔬點心擺  
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樓  
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桌頭吃東西吃了  
茶都在上房內坐的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書童見前邊  
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書  
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娘子因問是那裏請  
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裡  
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的他來甚麼藥方與他銀子  
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那薛姑子聽見  
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斷倒是俺這比丘尼還  
有些戒行他漢僧們那里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  
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他一口吳大姑聽了道像俺們終  
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  
是前生修來的福。主花之舌大都如此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  
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里說話不題且

說西門慶送了可梵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說道頭裡韓大  
媽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友過去  
坐坐西門慶得了可梵僧藥丸裡正要去和婦人試驗不想  
來請正中下懷卽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  
平是徑走到金蓮房裏取了淫器包兒便衣小唱帶着眼  
紗玳安跟隨徑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  
童兒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裏問只說我在獅子街  
房子裏算帳哩玳安應諾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與  
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  
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  
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根簪兒遞與他道今  
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  
道到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  
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廝有南燒酒買一瓶來我吃王六兒  
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  
連忙秤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買去一面替西門慶  
脫了衣裳請入房裏坐的親自頓好茶與西門慶吃又放  
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不題單表玳安  
一百回以玳安結此回不得不得不爲玳安一寫也回馬到家因跟和尚走的乏困了  
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候纔醒了揉揉眼兒見天晚了走到

後邊要灯笼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裡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玳安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裏算帳哩月娘道算帳沒的算恁一日玳安道算了帳爹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沒人陪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自得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裡韓道國的小廝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麼鬼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拿了灯笼與他分付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玳安應諾走到前邊舖子裏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拿了兩瓶鮮來正飲酒玳安看見把灯笼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向書童兒戲道好淫婦我那里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里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想是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林林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合你的屁股總是極力子寫一浪蝶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灯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躐了被書童拿過往炕上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聞你鬪兒你就惱

了不絲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口裡吐了  
一口唾沫把酒推翻了流在水櫃上傅夥計恐怕濕了帳  
簿回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官情住回兩個煩惱了玳  
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腳書童  
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要便要笑便笑贖刺刺的屣水子  
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村秫秫你今日總吃屣你從前  
已後把屣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  
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映前報仇帶三分怕事意  
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厮不  
擺佈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

養的我只一味乾粘

春意爛漫矣

於是吃了酒門

叫了個小伴當拿着灯笼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  
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裡睡哩于是開  
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厨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你韓大嬸只  
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就向厨櫃裡拿了一盤  
驢肉上文餘波一碟臘燒雞兩碗壽麵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  
讓琴童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咱兩個噤了罷琴童道  
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子來了于是  
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子我有句話見說你休惱我  
將○瓶○見○樂○王○六○兒○一○照○爲○此○日○回○試○樂○作○映○  
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替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

媼。這。里。又。與。韓。大。媼。當。家。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也。不。說。是。又。  
描。寫。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  
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裡。說。出。來。就。叫。他。惱。我。一。生。我。也。  
不。敢。見。他。去。這。裡。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  
房。窻。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梵。僧。藥。吃。  
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  
銀。托。束。其。根。來。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又。把。梵。僧。與。他。的。  
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銀。盒。兒。內。升。了。有。一。厘。半。兒。安。  
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  
跟。圓。睜。橫。筋。皆。見。色。若。紫。丹。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外。外。  
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此。藥。有。些。意。思。婦。人。服。得。光。  
赤。條。條。坐。在。他。懷。裡。一。面。用。手。籠。搭。說。道。怪。道。你。要。燒。酒。  
吃。原。來。幹。這。營。生。因。問。你。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把。梵。  
僧。與。他。的。藥。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  
拿。那。話。往。裡。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  
淫。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發。作。淺。  
抽。深。送。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淫。心。如。醉。酩。酩。于。枕。  
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上。只。叫。大。鬚。鬚。達。達。淫。婦。今。日。  
可。死。也。淫態是六兒非金蓮又。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  
要。要。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戶。中。扶。

其股而極力擗礪、擗礪的連声响亮、老婆道達達、你好生  
擗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拿過燈來、照着頑要  
西門慶于是移燈近前、令婦人在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  
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活画出來、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  
扳其股而就之、顫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  
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塩去、支出塩來賣了、  
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線、紬來、好不好、與六兒交合時必講  
買賣見六兒原利財  
而爲此西門亦止、以口動之也、老婆道、好達上、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閑  
着、忘人在家裡做甚麼、因問鋪子却交誰管、西門慶道、我  
交賁四、且替他賣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  
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窗外听了、玳安從後邊來  
見他所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听他怎的、趁他未  
起來、咱們去來、琴童跟他到外邊、玳安道、這後面小衙衙  
子裡、新來了兩個小丫頭子、我頭裡騎馬打這里過、看見  
在魯長腿屋裡、一個叫金兒、一個叫賽兒、都不上十七八  
歲、交小伴當在這里、看着咱們、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  
伴當、你在此、好看門、俺們淨上手去、等裡邊等、你往小衙  
衙口兒上來、叫俺們、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裡、走到小巷內、  
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巷名分  
明点出裡邊有十數家、都是開  
坊子、吃衣飯的、玳安已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

忘八正和處婆魯長腿在灯下拿黃杆大等子秤銀子見  
兩個兇神也似撞進來連忙把裏邊屋裏灯一口吹滅忘  
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請坐玳安道  
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們听就去忘八道管家你  
來的遲了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人了玳安不繇分說兩  
步就撞進裡面只見灯也不點月影中無灯偏有月妙絕看見炕  
上有兩個帶白毡帽的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  
脫裹脚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裏來玳安道我忒你娘的  
眼驢的只一拳去打那酒子叫吉阿噪裹脚襪子也穿  
不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

玳安叫掌起灯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裏人  
剛纔把毛搗淨了他的纏好平白放他去了好不好拿到  
衙門裡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衙門亦為玳安曾長腿向  
前掌上灯拜了又拜說二位管家哥上息怒他外京人不  
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  
叔上听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彩兒紅綠  
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上來夜晚了二字自金蓮來後至今了開  
沒曾做得準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几碟都是鴨胥  
盞米熟鮮鹹魚猪頭肉乾板腸兒之類玳安便接着賽兒  
玳安可謂賽蝴蝶琴童便捧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

香袋兒就拿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飾酒上來賽兒  
拏鐘兒斟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奉酒與琴  
童唱個山坡羊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自不得清涼行坐逐日家迎賓待  
客一家兒吃穿全靠奴身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  
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跔到那更深兒  
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在土五  
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繇人眼淚如梭  
有英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杯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

待要唱

妙再唱便

嚙蠟矣

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

向賽兒說俺們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  
西門慶纏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人廚房內問老  
馮爹尋我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馮來了我回說來  
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厨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  
甌子茶叫小伴當點上燈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  
婆道爹好煖酒見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  
西門慶道到家不吃了于是拿起酒來又吃呀一鍾老婆  
便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上西門慶道等打發了他起  
身我纏來哩說畢了頭點茶來漱了日王六兒走到門首



西門慶方上馬歸家，却表金蓮同衆人在裡頭房內，听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忽想起頭裡月娘罵球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鬼。因回去在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又沒了。現淫婦身叫春梅問春梅說頭先爹在屋裡來向床背閣抽梯內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東西放在那里。金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戴着小帽兒進屋裡來，我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已定拿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因又往後邊去了，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一直送到花園角門首，就往李瓶兒屋裡去了。琴童兒把衣帽交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看見便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裡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裡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一力攬撥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裡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過就

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脚兒還趕到李瓶兒房裡來

金蓮與王六見結未而西門慶矣前後又逆七想原來是王六兒那里因吃了梵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

婆弄聳了一日恰好沒會丟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鉄

杵加倍寫來使金蓮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就要和李瓶

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

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絕

睡的甜甜兒的我這裡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

別人屋裡睡去不是只來這裡纏被西門慶接過脖子來

就親了個嘴說道這奴才你達心裡要和你睡七兒因把

那話露出來與李瓶兒瞧吃春藥者第一說的李瓶兒要

不的說道耶嚶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大西門慶笑着告他

說吃了梵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

道可怎樣的我身上纏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去了我

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裡歇一夜兒也是一般

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

個雞兒央及你央及兒再不你交了頭撮些水來洗七和

我睡七也罷西門死瓶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

那里吃的恁醉七兒的來家歪斯纏我就是洗了也不乾

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污在男子漢身上贖刺七的也曉

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又是一番卜于是吃逼勒不

交迎春掇了水下來澡牝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會可  
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  
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拿博浪鼓兒  
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裡去了又點賭物之哭這里二人方纔  
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裡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上  
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灯下窺見他雪白的屁股  
兒用手抱着且細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與不可  
過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拽  
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  
不容毛髮臍下毳毛皆刺其股覺翁聒然暢美不可言瓶

兒道蓮蓮慢着些頂的奴裡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書

疼我丟了罷于是向桌上取過冷茶來呷了一口登時情

來一泄如注正是四體無非暢美一團都是陽春西門慶

方知梵僧有如此之妙藥睡下時已三更天氣且說潘金

蓮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歇了上文兩番點金蓮以此只道他偷去淫器包兒

和他頑耍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咬銀牙閉門睡了

金蓮自有金蓮之心事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

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情七遞與月娘薛姑

子叫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吃下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

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

兩個姑子、月娘又有月娘之事之心可嘆可畏又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不等着你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這件物兒好不難尋、虧了薛師父、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可薛爺在那里悄七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得了、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拿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薛爺和王師父、于是每人拿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不的一担真、一日到賣三担假了、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  
天下僧尼鐵水流

第五十一回

此回總寫金蓮之妬之淫之邪、乃夾一李桂姐王三官之事、又夾一王姑子薛姑子之事、便使一片邪淫世界十分滿足、又見金蓮之行、寔伯仲桂姐而二尼之淫、又深罪月娘也、

此回章法全是相映、如品玉之先、金蓮起身來、爲月娘所訊、後文鬪葉之先、金蓮起身、又爲月娘所訊、是也、品玉時、以春梅代脫衣、始以春梅代穿衣、結鬪葉子、以瓶兒同出儀門、始以同瓶兒同房、結又是兩七相映、黃安二王事來拜、是寔、宋御史送禮、是虛、又兩

兩相映也。

此書至五十回以後，便一節七冷了去。今看他此回，先把後五十回冷局的大頭緒一一題清。如開首金蓮兩舌伏後文，官哥瓶兒之死，李三黃四諄七借帳，伏後文賴帳之由，李桂姐伏王三官林太太來保王六兒飲酒一段，伏後文二人結親拐財背主之故，郁大姐伏申二姐品玉伏西門之死，而鬪葉子伏敬濟之飄零，二尼講經，伏孝哥之幻化。蓋此一回，又後五十一回之捩扭也。

梵僧爲諸淫婦而現身，乃王六兒先試，瓶兒次之，金蓮又次之，玉樓月娘又次之。然則春梅獨遺寵愛乎？不知于金蓮未試之先，已先寫了春梅也。夫必寫梵僧者，非此不能死西門也。必寫金瓶梅之試之者，所以極其惡也。而王六兒獨占頭籌者，又爲貪慾喪命地也。

桂姐必寫其私接王三官，所以刺西門之愚也。必寫爲之東京求情，蓋爲上壽之引線也。夫東京上壽，必用桂姐引者，所以點出桂姐一段公案也。何則？蓋桂姐西問月娘之姪女也。作者本意寫一趨炎認女之桂姐，蓋特爲趨炎認子之人寫昭也。趨炎認子西

門之于蔡京固此類也。以類引類必用桂姐而爲女，爲子之間亦大可恥矣。况乎王三官又西門後日之假子也。以三官之假子配桂姐之乾女，又假兄妹乾手足也。乃假子終好乾父之乾女，而不知悔乾父且好乾子之親娘，而不知非身以淫媚浪十爲假子女而不羞。已且辱身敗行，又假子于人而恐不得其狗彘之行，臭味本自相投。故此回必寫桂姐爲下文東京假子之引，而上文必寫桂姐之趨炎認女也。上一回寫瓶兒試藥爲後文病源，此文又能于百忙中，金蓮品于內寫一打貓爲官哥死案文字，情細之

針線如此

寫一薛姑子見得雪月落于空寂，而又一片冷局絕動頭也。

第五十一回

打猫兒金蓮品玉

開葉子敬濟輸金

詩曰

羞看鸞鏡惜朱顏，  
瘦損纖腰寬翠帶，  
薄倖惱人愁切切，  
何時借得東風便，

手托香腮懶去眠，  
淚流粉面落金鈿，  
苦心撩乱恨綿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拏了淫器包兒與李瓶兒歇了足  
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听西門慶往衙門  
裏去了老蚤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

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坐衙別人生日又要來骨  
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  
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  
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往後邊還到我房裏來了我兩  
箇黑夜說了一夜梯已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  
罷了死蕙蓮舊枝量固知這月娘听了如何不惱因向大  
爲蕙蓮爲旖兒前車始子孟玉樓說你們昨日都在根前看着一語已我又沒  
曾說他甚麼小廝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  
不進來小廝倒說在六娘屋裏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里  
守着恁沒槽道卻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處

勢喬坐衙我还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  
心那裏看人去所以諛乾淨是個綿裏針肉裏刺的貨还  
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甚麼舌兒哩惟道他昨日决烈  
的就往前走了傻姐上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裏不出門  
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去與你們隨你們去守  
寡的不過又何嘗放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強人和我門裏  
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筆力直大始子在傍勸道姑  
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裏好行船當家人  
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裏歹的也放在心裏又對  
男好好先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  
生之言



他我怎麼虔婆勢喬做衙金靈帳的沒日子說道誰人何

姐姐寬恕他罷既如此即不必學與月娘矣知常言大人

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修門

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又我我玉樓和他緊隔着壁兒裏與

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着孩兒降人心事

溜他还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

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又是你還不知道

里吳大奶子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說月娘太。離。教。月。娘。一聲兒也

沒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

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段

吊就與他月娘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不

消說當日听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裏與

孩子做端午戴的絨線符牌及各色紗小粽子并解毒艾

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又交迎春拏茶與你

大姑娘吃大姐道頭里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

打發他爹出門我趕蚤涼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

夫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没曾惱

着五娘他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你說

俺娘處婆勢喬做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

我對你說交他恠我又是一本學書你須預備些話兒打

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道：「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  
拿不起來，兩隻脫感，都教了李瓶兒，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  
吊眼淚說道：『几千百斤氣力，大抵如此，那裏有个字兒？』昨  
晚我在後邊所見小瓶兒，在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  
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是說這一句話兒來，你娘恁觀我  
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  
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  
對這話，他也就慌了。」旁觀者清要是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  
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瓶兒心事只憑天  
罷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終久  
吃他算計了一個去，纔是了。當說畢，哭了。又是九千四百  
力氣寫此七數

句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  
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  
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  
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  
「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  
你心里怎麼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  
「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里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  
來。守口如瓶，蓋為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為  
証

莫道佳人總是痴

惺惺伶俐沒便宜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閒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經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不賄身、哥兒望着我、哭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大姐好個人兒、他怎肯說這等話、旁觀者清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沒的拿我墊舌根、我這里還多着個影兒哩、言語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說、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畫出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背進

個藍布大包袱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總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裏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主姑子、往李嬌兒房裏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秃淫婦、來我這里做甚麼、非正人語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

姐吊在地藏菴兒里和一個小夥偷奸他知情受了三兩

明知面容其來家其思為何如

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

子还俗他怎的还不還俗好不好以法為戲刑抑得意責弄耶可嘆 掣來

衙門裏再拶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僧謗佛

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还在他平白还甚麼俗你

还不知他好不有道行一服生子善偷袍衣故月娘喜也月娘可殺 西門慶道

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那又

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

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里出五百兩我

這里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

月娘道線舖子卻交誰開不西門慶道且交清四替他開

着能說畢月娘開箱子拿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二

人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又兌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

拾衣裝行李不滿是未即前語為下地也 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看

見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

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

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二黃

四銀子幾時開應伯爵道也只在這個月裡就開出來了

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还要問

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開出這批銀

子一分也不動都拾過這邊來接着便來西門慶道到是

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借了五百兩

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一客

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見交他又問那里借去西

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舖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

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拏進帳

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說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看

了東帖道曉得了伯爵道我有椿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

李桂兒的勾當麼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

時來一語上回無教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

王招宣府里第二節原來是東京六黃大尉姪女兒女婿

從正月進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

兒過節與姪婿之禮你還不知六黃大尉這姪女兒生的

怎麼標致上畫兒只畫半边兒奇也沒恁俊俏相的一人

之心矣故急急壽文嫂也你只守着你家裡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

子小張閑三四個標着在院裡就把二條蒼齊家那小丫

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王三官則云第三

了頭子李桂兒則云在他家走字見口角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拿出來當

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裡王三官則云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

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

與朱大尉朱大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  
孫祝麻子與小張開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  
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及你來了西  
門慶道我說正月裏都標着他走這里借人家銀子那里  
借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搗眼熟不知名  
桂之鬼非伯爵  
乎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厠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  
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道我還和你說李三你  
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了銀子來再和你說話此語蓋  
必管李  
甚見事也着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  
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伯爵去了四字妙桂姐西  
伯爵方去了  
門慶正分付陳敬濟交他進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  
琴童兒走來道大娘後邊請李桂姨來了西門慶走到後  
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桃線汗巾  
子搭着頭雲髻不整花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  
說道爹可怎麼樣見的一語一語  
得神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開着  
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又一語  
得神俺每又  
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討茶吃推  
祝孫二人俺姐上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拉着他那些兒不  
是俺這媽越發老的韶刀了再推就是來宅里與俺姑娘  
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兩就是口強  
辭窮如畫見祝

麻子打旋磨兒跪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七你不出去  
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為罷了人他便往爹這里來了友我  
把門插了不出來通辭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  
三箇不絲分說都拏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  
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裡有箇人牙兒總便保兒來這里  
接的他家去到家把媽說的魂兒都沒了只要尋死今日  
縣里皂隸又拏着票唱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  
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兒救七兒却  
怎麼樣兒的娘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机詐你起來  
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字他

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他便該當他家若見了他一  
箇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箇毛  
孔兒裡生一箇天疱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  
說誓刺刺的你替他說二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  
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裡躲着哩西門慶道  
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里住兩日我就差人往縣裡替你  
說去就叫書童兒你快寫箇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  
說桂姐常在我這里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  
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  
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

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裡只拘的人到、既是你  
老爹分上、我這裡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  
說去、西門慶听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  
東京、沒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箇先去、存下來保、  
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趕了去罷、你看  
諛的他那腔兒、乾女認那桂姐連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  
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  
他兩箇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這勾當來見  
你翟爹如此、這般好友、差人往衛裡說、桂姐連忙就與  
來保下禮、疏的來保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

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  
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  
桂姐便歡喜了、拏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做盤纏、說道、回  
來俺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了桂姐、教月娘另拏  
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箇道理、我央及爹  
這裡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  
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  
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及明早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  
我明日早五更就起、道兒了、手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  
街、轉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裡、小衣兒、打窓眼看見



是來保。文心百曲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裡坐。他不在家，往我

縫那里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

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里來，保道：「我來說聲，我明

日還去不成，又有椿業，尋鑽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

京替院裡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

頭禮拜，央及我明早就起身了。且教韓夥計和崔大官兒

先去我回來就趕了來，因問：「瘦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

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此一段益房財欺主二回。

是出紗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

了，兩箇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揚州

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瘦子好說家

無常禮，擎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

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腳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友到府裡

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兩口兒齊送出門來。試問看官此一段爲何乃點出來保

韓道國結親之由也。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

身東京去了。單表這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

行下文書來，派俺本衙兩所掌印千戶營工修理社倉，題

准旨意，限六月工完，陞一級，違限所巡按御史查叅。姐夫

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開出工價來，一奉還西

門慶道：「大舅用多，必是難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

十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娘說了話，教月娘擊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爲吳興又吃茶，因後邊有堂客就出來。

了月娘教西門慶留太舅大房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敬濟走來，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同說門外徐四家銀子。

頂上爹，還要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里等銀子，使照舊還去罵那狗第子孩兒。」爲蘭葉敬濟應諾，吳大舅

就讓他打橫坐下，陪着吃酒不題。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

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數了一回張生遊宝塔，放下琵琶。是女先孟玉樓在傍斟酒遞菜兒，與他吃說道：「賊才轉磨

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潘金蓮，又大快子來，現劇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寫桂姐因叫玉簫姐你拿過

郁大姐琵琶來，等我唱箇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听。月娘道：「桂姐你心裡熱刺刺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見爹

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姓七做臉兒快，頭裡一來時，把眉頭忙

惱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爲山洞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發冰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

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每活變活兒。」琴

童道爹往五娘房裡去了，這潘金蓮所見，就坐不住，越趨趨着脚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他往你屋裡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那潘金蓮，裏可兒的起來，口兒裏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寫品玉却如來到房裡，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教春梅脫了衣裳，然則春梅又在床上，帳子裡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在後邊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箇兒，黑影子裡，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走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總為春梅先試藥，暗中工夫，那春梅真箇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撇了箇嘴兒，與春梅那春梅就知其意。那邊屋裏，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裏面洗了牝，不寫西門之玉先寫金蓮之牝，蓋玉就燈下，搗了頭，止撇着一根金簪子，掣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脂胭，口中噙着香茶。好工夫，然則與走過這邊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去，這婦人便將燈臺挪近傍邊桌上放着，一子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去紅褲，露出玉体，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箇脫子，一霎弄的，大大的與他，懸婦人燈下，看見，說下一跳，一手搭不過來，紫霧上沉甸上，便睜睜了西門慶，一眼說道：

我猜你沒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  
味要來奈何老娘吃春方老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  
在誰人跟前試了後文新試後帶持房此處一刺目新這回刺了殘軍敗將邈來我這屋  
裏來了俺每是雌刺鬚髮合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  
一日我不在屋裏三不知把那行負包子偷的往他屋裏  
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箇管生他還對着人撒清搗鬼  
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箇沒挽回的三寸貨想起來一百  
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過來你若本  
事把他哂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了你了  
你吃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他、于是把身子斜躺在

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裏說道好大行貨子把  
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牝未試而說畢出入鳴哂或舌尖  
挑弄蛙口、舐其龜弦、或開口噙着往來哺摔或在粉臉生  
播搗百般搏弄那話越發堅硬撻拙起來三或字下着一  
品玉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內纖手  
捧定毛都魯那話往口裏吞放燈下一往一來不想傍邊  
蹲着一箇白獅子貓兒看見動且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  
向前用瓜兒來撻此處却寫死官哥作線于百林寫幹事  
這西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擊的酒盞老鴉扇兒只顧引問  
他要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貓儘力打了一扇乾子打

出帳子外去了。既向西門慶道：「怪發調的冤家，繫着這花  
刀的不得人意，又引他惹上頭上瘡的。」一時問撈了人  
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信這會生了。西門慶道：「怪小  
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兒替你嘔  
來，我這屋裏儘着教你撻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嘔了  
這一日，亦發嘔的沒些事兒。」已完題面西門慶于是向汗  
巾上小銀盒兒裏，用桃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  
口內，仰臥于上，教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擗着你往  
裏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沒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  
捱擦，似有不勝隱忍之態，因叫道：「親達七裏邊，緊澁住了。」  
好不難捱。一面用手摸之，窺見塵榻已被牝戶吞進半截，  
撐的兩邊皆滿。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已而稍寬，滑  
落頗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沒至根。是婦人用力婦人因向西門  
慶說：「你每常使的顛聲嬌在裏頭，只是一味熱癢，不可當  
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宮冷森上直掣到心上，這一  
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死在你手裡了。好  
難捱忍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箇笑話兒說與你听。」又  
後又「是應二哥說的一箇人死了，關王就拿豬皮披在身上，  
教他交驢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年陽壽，又放回  
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

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監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等我慢上兒的換罷。婦人听了，笑將扇兒打了一下，子說道：怪不的應花子的老婆，揆慣了驢的行貨，硬說霜的賊。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兩箇足纏了一箇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繇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上的龜頭刮。答刮答怪响，提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手舉其股，沒稜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按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止用吊過轉過將淫態淫，兩手撲定西門慶，脖項合扶在，身上舒舌頭在。他口裏那話，直抵牝中，只顧揉搓，沒日子叫。親達七罷了。五兒昏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水冷，泄訖一度。西門慶竟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攬相抱，交頭疊股，嗚咽其舌，那話通不狹出來，睡的沒半箇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箇又幹起來。婦人連丟了兩遭，身子亦竟稍倦。西門慶只是佯比不採，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窗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友替你嘔過了罷。又我品西門慶道就嘔也不得過，管情只一椿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

我說是那一棒兒。西門慶道：法不傳六耳。等我晚夕來對你說。早晨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比衣裳。一篇金蓮品玉文字却用春梅脫衣裳穿衣裳作起結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昏，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裏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教來保。稍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曾寫教來保。後邊稍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昨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一叙，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箇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氈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來的？那人即便下馬，作揖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里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氈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拏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細三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拏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去了。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等至日中。

位官員喝道而至、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箇是侍生安忱拜、箇是眷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鶴、子烏紗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所上叙禮、各道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芳馨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生有四眼井之說、四井者市井也、明七說出却都混上看過、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寫出垂涎之意、西門慶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人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起身、府上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權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大府那里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遠、縱一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情從者、于是先打發轎上、攢盤所上、安放桌席、珍羞異品、



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每人只奉了三盃。連桌席抬下去，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安主事因向西門慶道：「生薑明日有一小東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生上一叙，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賓招，敢不趨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冠帶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逕往夏提刑家來到。所上叙禮，說道：「適有工部督催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方纔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說畢，讓至大廝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叙話，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箇小優兒上來，盪頭彈唱，飲酒不題。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箇對坐，妙趣妙。

鳳兩箇徒弟泄向縫中豈不成趣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姑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衆人一箇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听他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盡堂繡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費妻拏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青史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

而白髮來侵賀者終聞而吊者隨至苦七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七輪迴喚不同改頭換面無邊數南無盡虚空遍法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迦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听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鵲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纏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听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

絕有莊嚴百化化身。有大道力。願祈其說。薛姑子正待又  
筆。力。絕。不。由。人。唱。只見平安兒慌七張七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差了。兩箇  
快手。一箇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  
去了。誰人打發他。正說着。只見玳安兒回馬來家。放進毡  
包子。說道。不打緊。等我拏帖兒。對爹說去。教姐夫且請那  
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見着這玳安。交下毡包。拏着帖  
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巡按宋老爺  
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上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  
紙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信生宋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交  
書童快拏我的官街雙紅手本。回去。門子答賞他三兩銀  
子。兩方手帕。拾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  
童兒。那裡得來。急的只牛回磨轉。陳敬濟又不在。交傅夥  
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打後邊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沒  
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叫傅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  
向平安兒道。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裡姐夫在家  
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  
了。玳安道。別要題已定。林七小廝在外邊胡行亂走的。養  
老婆去了。正在急喚之間。只見陳敬濟與書童兩箇。牽騎  
着驟子。纔來。被玳安罵了幾句。教他寫了官街手本。打發  
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林七小廝。仰攤着。掙了合蓬着去。

爹不在家裡不看跟着入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  
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  
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七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  
賊狗攬的林七小廝你賄幾箇真箇走向前一箇潑腳撒  
翻倒兩箇就碯碌成一塊了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  
沫總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算帳騎馬一  
直去了兩寫書童玳安相罵見二人同寵而一春花一秋寔也月娘在後邊打發兩  
箇姑子吃了些茶食又听他唱佛曲兒宣念佛子那潘金  
蓮不住在旁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  
娘便道李大姐姐他叫你七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  
裡恁有耐耐沒是處的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  
睜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  
裡跑鬼子一般原不是聽佛法的人敬濟鬪葉又是如此上場特與上文作對  
蓋此回是雙開文字也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  
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自交姑子家中宣起  
卷來不都在那裡圍着他怎的月娘之惡教語道盡咱們出來走走  
就看七大姐在屋裡做甚麼哩于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  
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敬濟正在裡面絮話說不見了  
銀子被金蓮向窓櫺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  
見兩口子且在房裡拌的甚麼嘴兒棟敬濟出來看見二

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膽子罵不是針尖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刺上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變的是些甚麼陳敬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想到那里袖子裡摸銀子沒了不曾稍得來七家他說我那里養老婆和我傍罵了這一日急的我賭身罰呪不想丫頭掃地上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教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

甚麼剛纔教玳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裡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不曾大姐道剛纔丫頭掃地拾起來我挈着裡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些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也稍几方兒與我敬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都替你一齊帶的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黃瑣金點翠穿花鳳的敬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

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兒的又是一方閃色芝蔴花銷金的  
總觀瓶敬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  
見爲人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勾了要一方玉色綾瓊子地兒銷金  
的敬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  
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有孝戴敬濟道那一方  
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七紫葡萄顏色四川  
與。主。夢。所。拘。出。之。子。巾。特。上。二。對。下。接。二。人。得。手。也。  
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花樣錦同心結方勝地兒一箇  
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鬪子兒都是纓絡珍珠  
碎八寶兒敬濟聽了說道耶嚶耶七再沒了賣瓜子兒開  
廂子打啣噴瑣碎一大堆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

花具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前包裡拿  
出一塊銀子兒、遞與敬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了、金  
蓮搖著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交與  
夫稍了來、那又幾箇時兒、敬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  
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七、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  
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大娘連忙道了萬福、又我上金蓮  
道、你六娘替大娘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拏出來、你  
兩口兒鬪牌兒、賭了東道罷、少便叫你六娘賭些兒出來、  
明日等你爹不在、買燒鴨子白酒、咱每吃敬濟道、既是五  
娘說拏出來、此句却是大娘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

兒收着拏出紙牌來，燈下大姐與敬濟鬪金蓮又在傍  
大姐指點登時贏了敬濟三場，忽听前边打門，西門慶來  
家金蓮與李瓶兒總回房去了。寫盡心事敬濟出來迎接西門  
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  
出月交还。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边徑往  
金蓮房裡來，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

何怕明朝花不開

第五十二回

篇首又我金蓮後庭花一事，特与王六兒一扭同  
心，見二人同惡共濟，以結此梵僧藥之案，爲後文同  
時死西門之地也。

桂姐自王三官之後，西門久已疎淡，乃近復漸与熱  
落者，乾女之故，則月娘不能相夫遠色，親賢甘于自  
引匪類入室，其罪何如，而西門爲色所迷，明与看破  
虛假，却不能跳出圈套，故用伯爵之戲，以點醒西門  
之心也。

伯爵數回說明桂姐之于三官，而西門乃即有山洞

之淫是其愚而不斷且自喜梵僧之藥欲賣弄精神亦非有意于桂姐也夫人之精神值得幾番賣弄哉故沿至後文驚愛月等事皆一層七寫入死地也爲結文幻化寫一孝哥爲孝哥寫一薛姑子用筆深絀固不必說至于爲一王子却寫一庚戌日爲一庚戌日却寫一官哥剃頭又先寫一西門修養後又賂寫一廿四日總之文字不肯直七便出使人看出也西門吃梵僧藥而死其身月娘服薛姑子藥而亡其嗣兩七相對真正一對愚人上回品玉寫一貓此回又寫一貓上文猶是點明雪

第五十二回

慶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

詩曰

青樓曉日珠簾映

紅粉春粧寶鏡催

已厭交歡憐舊枕

相將遊戲繞池臺

坐時衣帶縈纖草

行處裙裾掃落梅

更道明朝不當作

相期共鬪管絃來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見宋巡按送禮他心中十分欢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三更天氣總放回家潘金蓮又早向燈下除去冠兒設放金



枕薰香澡牝等侯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替他脫衣裳春梅點茶吃了打發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子又金蓮先脫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腳換了雙大紅平底睡鞋見西門慶一見淫心輒起塵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箇托子都帶上一手接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箇後庭六、見一快哉是見後文兩入用藥以死西門同出一手、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聽了一眼說道好箇沒廉耻冤家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廝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扣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罷麼你若全

賊此回却明七寫貓驚官哥蓋為後文作非一伏金

蓮之深心一見瓶兒之不能防微杜漸也

金蓮之于敬濟自見嬌娘後而元夜一戲得金蓮唱戲罰唱一戲至此鬪葉子一戲乃于買汗巾串入花園之戲方計結煞一見西門之疎一見二人之漸而處上寫月娘又深罪月娘也

王婆于金蓮袖內陶出汗巾為西門作合今敬濟亦以汗巾作合一絲不爽

了我又稀罕小廚做甚麼你不知你達心裡好的是這俗  
兒管情放到裡頭去就過了婦人被她再三纏不過說道  
奴只怕挨不得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圖去了我和你  
要一遭試試西門慶真箇除去硫黃圈根下只束着銀托  
子令婦人馬爬在床上屁股高蹶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  
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晌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  
隱忍口中咬汗巾子難捱叫道達七漫着些這箇比不的  
前頭撐得裏頭熱炙火燎的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  
肝你叫着達七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粧花紗衣  
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

的那玉色線描羊皮挑的金抽銀黃銀條紗裙子倒好看  
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沒這裙子倒不知多少銀  
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也是一開與上西門慶道不  
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壁說着在上頗作抽拽只顧沒稜  
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眸叫道好達七這里緊  
着人疼的要不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起來了我央及你  
好友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听且扶其股翫其出入之  
勢一而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淫婦兒你好生浪七的叫着  
達七哄出你達七屣兒來罷那婦人真箇在下星眼朦朧  
鶯声款掉柳腰款擺香肌半就口中艷声柔語百般難述

良久西門慶覺精來用手扳其股極力而擁之扣股之声  
响之不絕那婦人在下边呻吟成一塊不能禁止臨過之  
時西門慶把婦人屁股只一扳塵柄盡沒至根直底于深  
異、其、美、不、可、當、寫得于是怡然感之一泄如注婦人承  
受其精二体偎貼良久拽出塵柄但見星紅紫莖蛙口流  
涎是新破婦人以帕抹之方纔就寢一宿晚景匙過次日  
西門慶早辰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那里差人  
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庄上設席請早去西  
門慶打發來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所來只見篋頭  
生山官、哥、剃、頭、揀、日、再、言、哥、剃、頭、剃、美、出、西、門、慶、頭、筆、墨  
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來的正好我正要

無痕之妙

篋篋頭哩于是走到翡翠軒小捲棚內坐在一張涼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鋪下梳篋家活與他篋頭櫛髮現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銖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篋了頭又叫他取耳指捏身上他有滾身上二弄見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滾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教他吃了飯伺候着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打甃起身兩箇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箇小

寫下文求

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見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付月娘

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姑子

一去八月裏到我生日好來走走我這里盼你哩薛姑子

合掌問訊道打攬菩薩這里我到那日已定來于是作醉

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姑子回後邊去了只

有玉樓金蓮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抱着官哥兒來花園

裡遊翫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掬罷桂姐道六娘

不妨事我心裡要抱抱哥子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你爹

新收拾書房裡瞧哩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

熨摘了兩朵與桂姐戴于是順着松牆見到翡翠軒見裏

面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畫琴棋極其瀟灑床上鋪帳銀鈎  
水簾珊枕先寫山洞西門慶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  
金小篆焚着一樓龍涎綠窓半掩窓外芭蕉低映潘金蓮  
且在桌上掀弄他的香盒見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  
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  
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上你的書房俺每引他來瞧  
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闖了一回忽見画童  
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  
了應伯爵走到松牆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  
李桂姐在這里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說道罷  
麼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不關  
我事也罷你且與我箇嘴着于是攬過來就要親嘴被桂  
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攬刀子若不是怕說  
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說道  
淫狗才看說了孩兒因教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  
那書童連忙接過來你子如意兒正在松牆拐角邊等候  
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箇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了  
桂姐道多虧爹這里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  
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從後邊  
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見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

我走走就來，於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  
邊唱嗒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  
道長那里差人送禮，送了一口鮮豬。我恐怕放不的，今早  
旋叫厨子來，卸開用椒料連豬頭燒了，你休去。如今請謝  
子純來，咱每打雙陸，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  
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里，琴童兒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徐  
家銀子討來了，不曾。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  
總先與二百五十兩，你教他兩箇後日來，少的我家里去，  
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得他今日也買些鮮物  
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教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  
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箇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自從  
李桂兒家拏出來，在縣裡監了一夜，第二日三箇一條鐵  
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里沒箇清潔來家，你只說成  
日啣飲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  
受路上這等太熱天，着鉄索扛着，又沒盤纏，有甚麼要緊。  
西門慶笑道：「怪狗才充軍擺站的，不過誰教他成日跟着  
王家小廝，只胡撞來，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說的有  
理，螳螂不鑽沒縫的雞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  
只是清渾的，只是渾。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單嗒坐下，只  
顧搨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

匙起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大清早晨老孫媽七子走到我那里說我弄了他去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標着人在院裡大酒大肉吃大把家搵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箇一分兒使也怎的交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里呼喚伯爵道我剛纔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里清自清渾自渾當初咱每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廝到明日有一失今日如何撞到這網裡怨恨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廝有甚大氣槩腦子还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勾俺每那咱撒下的差死鬼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麼大頭面日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說殺罷了說畢小廝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箇打雙陸後邊做着水麵等我叫小廝拿來咱每吃不一時琴童來放桌兒畫童兒用方盒拿上四箇小菜兒又是三碟兒蒜汁一大碗豬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牙筯擺放廳堂三人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太擎起筯來只三扒兩嚼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箇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好吃又爽口謝希大道本等油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吃了飯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箇吃

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每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熱的盪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墻外各花臺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撥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色四尾水湃的大鱔魚，一盒枇杷果。伯爵看見，說道：「好東西，見他不知那里剗的送來，我且嚐箇兒着。」一手搗了好幾箇，遞了兩箇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是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才，還沒供養佛，就先搗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味，羞着西門慶分付。」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二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鏞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三錢銀子。」這裏西門慶看着他兩箇打雙陸，不是且說月娘和桂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剃頭，他頭髮都長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剛纔老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你拏唇頭看看好日子，及日子就與孩子剃頭。」金蓮便交小玉取了唇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



四月廿一日是箇庚戌日金定婁金狗當宜祭祀官帶  
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子日  
戊日庚月娘道既是好日子教了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教  
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傍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  
髮總剃得幾刀兒這官哥兒呱的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  
趕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噘下去不做  
聲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說慌手脚連忙說不剃罷不  
剃罷那小周兒說不收不迭家活往外沒腳的跑月娘道  
我說這孩子有些不長俊護頭自家替他剪罷平白教  
進來剃的好麼天假其便那孩子噘了半日氣總放出  
聲來李瓶兒方纔放心只顧拍哄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  
膽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的  
欺負我的哥哥還不拏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于是抱  
到月娘跟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耍了你了  
這等哭剩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闢了一回李瓶兒  
交與妳子月娘分付且休與他妳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  
吃妳子抱的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  
活說說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  
安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教來安你拏一甌  
子酒出去與他說着人家好容易討這幾箇錢小玉連忙

篩了一盞，拏了一碟臘肉，教來安與他吃了去了。○如此○  
○為○主○子○日○音○人○那○得○知○蓋○符○為○孝○哥○鄭○重○見○安○胎○為○月  
 因教金蓮看看曆頭，幾時是壬子日。○可知上文特為此  
段入之好 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日交芒種，五月節便  
 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響兒，李桂姐  
 接過曆頭來，看了，說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  
 我不得在家。」○又映○ 月娘道：「前月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  
 過了這二十四日，可可見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  
 中人家一日害兩樣病，做三箇生日，日里害思錢病，黑夜  
 思漢子的病，早晨是媽的生日，晌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  
 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趁着姐夫有錢，攬着都  
 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使了書童兒  
 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點，勻了臉，在花園中來捲棚。  
 內又早放下八僊桌兒，桌上擺設兩大盤燒猪肉，并許多  
 餚饌，眾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拏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  
 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人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  
 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  
 總肯了。平白他替你說人情去，隨你心愛的甚麼曲兒。  
 你唱箇兒，我下酒，也是拏勤勞，准折。桂姐笑罵道：「怪砵花  
 子，你蛇蠍包網兒，好大面皮。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  
 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沒念，就先打和尚，要吃飯，休惡了。」

火頭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丁擺飾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話我，半邊俏還動的，被桂姐把手中扇靶子，儘力向他身上打了兩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到明日論箇男盜女娼，還虧了原周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纏，拏起琵琶，橫担膝上，啓朱唇，露皓齒，唱：

黃鶯兒

誰想有這一種滅香肌，憔悴損鏡奩塵鎖，無心整脂粉，倦勻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

伯爵道：「你兩箇當初好來，如今就爲他受些驚怕，見也不該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

最難禁，樓上一箇角吹，帶了斷腸聲。

伯爵道：「賜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兩箇休提了。被桂姐儘力打了一頓，罵道：『賊攬刀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託人的。』」

集賢賓

幽窗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驀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燈昏香燼，眠未成。他那里睡得安穩。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拏了他去，落的在家裡睡覺兒哩。你便在人象躲着，逐日懷着，手波兒見。」

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  
爹你看應花子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你這回纔  
認的爹了桂姐不理他此處是兩彈着琵琶又唱段

雙聲疊韻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  
伯爵道一箇人慣溺尿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舖在靈前  
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褥子濕問怎的來那  
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間眼淚打肚裡流出來了  
就和你一般爲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又是桂姐  
道沒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

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誰知道這里先走滾自恨我  
當初不合他認真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如今年程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何  
况風月中子弟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箇南曲兒  
你聽反插伯爵唱風月事我說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得  
假真箇箇人古怪精靈箇箇人久慣牢成倒將計活埋把  
瞎缸暗頂老虔婆只要畚財小淫婦兒少不得拽着脖子  
往前擗苦似投河愁如覓井幾時得把業碓子填完就交  
騙變馬也不幹這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又是  
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搗斷腸

子的狗才生生兒吃你，把人就歐殺了。日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上生箇大疔瘡，那桂姐今日拿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

伯爵總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按了。又樣說送相妃你唱，休理他。桂姐又唱道：

却原來厮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

希太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又是樣，心口裏不相應。

如今虎口裏倒相應不多，也只三兩炷兒。桂姐道：「白骨赤。」

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没看，現在樂星堂兒裏不是連西。」

門慶衆人都笑起來了。桂姐又唱：

山誓海盟說假道，真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相思病，負

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教我前程。

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箇招宣襲。」

了罷。桂姐又唱，又是一番。

琥珀貓兒墜

日疎日遠，何日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寧耐等。想巫山雲雨，夢難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鳳折鸞零。對西門不

尾聲

此尾聲一唱直照後月兒家指臂一回見桂姐之交與西門自此全訣後誰有來往亦只淡然而已  
冤家下得薄情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里的恩情番  
人浮薄之情如此則此回弄結桂姐姐亦可

成做画餅

唱畢謝希大道罷七叫畫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耐勞桂  
姐一杯酒兒消消氣罷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  
濟事拏勤勞在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  
打了人這回拏手來摸掌當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  
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打了罷于是三人又  
打雙陸西門慶遞了箇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  
你往後邊去稍些香茶兒出來頭裡吃了些蒜這回子倒

反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里得香茶來伯爵道哥  
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你獨吃也不好  
西門慶笑的前邊去了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石畔推摘  
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  
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畫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畫童  
見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有些古怪因交  
謝希大你這里坐着等我尋他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  
兒兩箇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里吃了菜  
就出來了木香榭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藏春塲雪洞  
兒裡把門兒掩着坐在矮床兒上把桂姐摟在懷中腿婿之倚也上

坐的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說了一跳，便問怎  
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梵僧藥告訴了一遍，先交他  
低垂粉頸，欵啓猩唇，品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擄起他兩隻  
小小金蓮來，跨在兩邊胳膊上，抱到一張椅兒上，兩箇就  
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子一遭，尋不着，打滴  
翠巖小洞兒裡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過葡萄架，到松竹  
深處，藏春場邊，隱隱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  
爵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  
只顧聽覷，聽見桂姐顫着聲兒，將身子只顧迎播着西門  
慶，叫達達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  
聲，推開門進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着腿子，正幹得好，  
說道：快取水來，潑潑兩箇樓心的，樓到一谷里了。李桂姐  
道：怪攬刀子，猛的進來，說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兒了事，  
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數兒，是的，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  
且過來等我抽箇頭兒，見着西門慶，便道：怪狗才，快出去罷。  
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廝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  
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以喝起來。連後邊婢子，母都嚷  
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教你躲住兩日兒，你又  
偷漢子教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去  
罷。我且親箇嘴着，于是接着桂姐，親了一箇嘴，總走出來。

西門慶道怪狗才還不帶上門裡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兒兩箇儘着搗盡着搗搗吊底了也不開我事。總走到那箇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裡許我的香茶在那里西門慶道怪狗才等住回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箇不得人意的攢刀子這西門慶和那桂姐兩箇在雪洞內是幹勾一箇時辰吃了一枚紅棗兒總得了事。楚僧藥至此兩散雲方點出解藥取有詩爲証

海棠枝上鶯梭急

綠竹陰中燕語頻

閒來付與丹青手

一段春嬌盡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內掏出好些香茶來補了西門慶使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櫻花下溺尿李桂姐腰裏摸出鏡子來在月窟上擱着整雲理鬢往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裏洗手出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搨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繇他繇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盪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里來你沒曾打听得他母的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里這兩日縣里也沒人來催只等京中示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



道齊香兒還在玉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里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教他那里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里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孀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出甚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每會了你爹與他做做生日李銘道爹每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孀和桂姐愁不請爹每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日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靴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交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爵道你敢沒吃飯桌上還

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舉兩盤燒猪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筋子又撥了半段鯉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箇哩且嘗新着西門慶道怪狗才都拏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飯兒你們那里曉得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裡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里誰家有奉承得不倫沒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出四碟鮮物見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裏破應伯爵連碟子都褪過去倒的袖了謝

希大道你也留兩箇兒我吃也將手擡一碟子烏菱來只  
落下藕在桌子上西門慶道了一塊放在口內別的與了  
李銘吃了分付書童後邊再取兩箇從裡來賞李銘李銘  
接的袖了纔上來拿筆彈唱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題目叫  
他唱了一套花藥欄三箇直吃到掌燈時候還等後邊拿  
出綠荳白米水飯來吃了纔起身伯爵道哥我曉得明日  
安主事請你不得閒李四黃三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  
門慶點頭兒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教書童看收  
家飲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梵僧葉又以一宿無  
不寫寫之話到次日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騎馬書童

玳安兩箇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庄上來赴席  
不在話下潘金蓮走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  
敬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李瓶兒添出七錢來教來興  
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鷄一錢銀子下飯一罈金華酒一  
瓶白酒一錢銀子菓餚涼糕教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  
蓮對着月娘說大姐那日闖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  
大姐又添了些今泊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裡吃不啻開吳月  
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衆人先在捲棚  
內吃了一回然後拿酒菜兒在山子上臥雲亭下棋投壺  
吃酒耍了月娘想起問道今日主人怎倒不來坐坐月娘  
罪案

大姐道爹又使他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好待來也。不一時陳敬濟來到，向月娘眾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裡。玉簫收了，於是傳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箇下棋，玉接眾人都起身，向各處觀花玩草。耍子○小○鏡○蕊○橋○上○一○撮○心事惟金蓮獨自手搖着白團紗扇兒，往山子後芭蕉深處納涼。因見牆角草地下一朵野紫花兒可愛，便走去要摘，不想敬濟○又○字○妙○將○上○文○無○教○涎○臉○眉○眼○一○齊○露○出背後說道：「五娘，你老人家尋甚麼？這草地上滑蕪蕪的，只怕跌了你教兒子心疼。」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帶笑帶罵道：「好箇賊短命的油嘴，跌了我，可是你就心疼哩？誰要你管你？又跟了我來做甚麼？也不怕人看着因問你買。」

的汗巾兒，怎了敬濟笑嬉嬉向袖中取出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裡了。」又道：「汗巾兒買了來，你把甚來謝我？」于是把臉子挨的他身邊，被金蓮舉手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姝子如意兒跟着從松牆那邊走來，見金蓮手擎白團扇一動，不知是推敬濟，只認做撲蝴蝶，忙叫道：「五媽媽，撲的蝴蝶兒把官哥兒一箇耍子慌的敬濟。」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山子裡邊去了。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不曾李瓶兒道他還。」

沒有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纏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  
 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箇坐在芭蕉叢下花臺石上打  
 開分了兩箇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這容兒裡到且是蔭  
 涼天下偏有此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裏取孩子的  
 小枕頭并涼蓆兒來就帶了骨牌來我印五娘在這里抹  
 回骨牌兒不知山洞中你就在屋裡看罷如意兒去了不  
 一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  
 放在小枕頭兒上倘着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  
 一回交迎春往屋裡拿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卧雲  
 亭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話兒李

瓶兒撇下孩子教金蓮看着我就來那金蓮記挂敬濟在  
 洞兒裡那里又去顧那孩子趕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  
 敬濟說没人你出來罷敬濟便叫婦人進去瞧蘑菇裏  
 面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哄的婦人入到洞裏就折愛  
 腿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兩箇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  
 李瓶兒走到亭子上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殺壺輸了你  
 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没人看孩子理玉樓道  
 左右有六姐在那里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  
 看罷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亦接抱了他來罷教小玉你去  
 就抱他的席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

下孩子便儻在蓆上登手登脚的大哭，並不知金蓮在那  
里只見傍邊一箇大黑貓見人來，一溜烟跑了。寫後文事  
獅一狀  
玉樓道：他五娘那里去了？耶嚶耶嚶把孩子丟在這里吃  
貓，誑了他了。那金蓮連忙從雪洞兒裏鑽出來，說道：我在  
這里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里有貓來，誑了他。白眉赤  
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  
着他往臥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擎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  
恐怕他學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  
道：我去時不知是那里，一箇大黑貓蹲在孩子頭跟前，月  
娘說乾淨，唬着孩兒。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

六如往洞兒里淨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三姐你怎的恁  
白眉赤眼兒的？那里討個貓來？他想必餓了，要奴吃，哭就  
賴起人來。李瓶兒見迎春擎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  
哥兒奴。不亂陳敬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牆兒轉過  
捲棚，一直往外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

月娘見孩子不吃，奴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裏  
好好打發他睡罷。于是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敬  
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廂房中有  
些咄咄不樂。正是

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識燕歸來

第五十三回

至此回方寫金蓮敬濟二人得手而得手却在捲棚內且驚散之後又用西門揲着總寫西門之疎畧而又描金蓮之驚魂也

月娘求子蓋正對掃雪一回也夫雪夜求子明是怨憤而借求子作勾挑之計所以牢籠其夫此回求子方是真正求子也然總與西門無相關涉寫盡繼室之假而覩後撒潑一回則求子又明是挾制之媒寫孝哥來歷却詳細如此一者見名分之正不似瓶兒二者欲爲幻化地不得不爲薛姑子藥地

掃雪烹茶由寒而漸煖也。因雪結胎由熱而歸于冷也。且雪胎能無幻化乎。

孝哥胎而官哥病結果之人出而冤孽之人該筆恨矣。又官哥子虛轉世也。孝哥西門轉世也。本性一回頭冤孽已不住。然則暗中棒喝明明示人。又此書之本意也。

寫王姑子念經者。又寫月娘薛姑子。映見月娘于雪而空瓶見迷于色而忘也。

第五十三回

潘金蓮驚散幽歡

吳月娘拜求子息

詞曰

小院間階玉砌。遍喂半簇蘭芽。一庭萱草石榴花。多子宜男愛揮。休使風吹雨打。老天好爲藏遮。莫教變作杜鵑花。粉褪紅銷香罷。

右調應天長

話說陳敬濟與金蓮不日口得手。帳快不題。單表西門慶赴黃安二主事之席。乘着一馬。跟隨着書童玳安四五人來到劉太監庄上。早有承局知黃安二主事忙整衣冠。

迎接那劉太監是地主也同來相迎西門慶下了馬劉太監一手挽了西門慶笑道咱三箇等候的好半日了老丈却纔到來西門慶答道蒙兩位老先生見招本該早來實爲家下有些小事反勞老公公久待望乞恕罪三箇大打恭進儀門來讓到廳上西門慶先與黃主事作揖次與安主事劉太監都作了揖四人分賓主而坐第一位讓西門慶坐了第二就該劉太監坐劉太監再三不肯道咱忝是房主還該兩位老先生是遠客安主事道定是老先兒西門慶道若是序齒還該劉公公劉太監推却不過向黃安兩主事道斗膽占了便坐了第二位黃安二主事坐了主

席一班小優兒上來盪了頭左右獻過茶當直的就遞上

酒來黃安二主事起身安席坐下小優兒拿檀板琵琶絃

索爾晉上來合定腔調細細唱了一套宜春令○又○爲○孝○青陽候○可○哥○能○胎○烟

雨淋唱畢爲瓶兒病也劉太監舉盃勸衆官飲酒安主事道這

一套曲兒做的清麗無比定是一箇絕代才子况唱的聲

音嘹亮響遏行雲却不是箇雙絕了麼西門慶道那個也

不當奇今日有黃安二位做了賢主劉公公做了地主這

纔是難得哩黃主事笑道也不爲奇劉公公是出入紫禁

門親龍顏可不是貴臣西門老丈堆金積玉彷彿陶朱可

不是富人富貴雙美這纔是奇哩四個人哈哈大笑當值



的斟上酒來，又飲了一回。小優兒又拿碧玉洞簫，吹得悠悠咽咽，和着板眼，唱一套沽美酒、桃花溪、楊柳腰的時曲。又照晉敬濟金蓮。唱畢，眾客又贊了一番歡樂飲酒，不題。且說陳敬濟因與金蓮不曾得手，耐不住滿身慾火，見西門慶吃酒，到晚還未來家，依舊閉入捲棚後面探頭探腦，張看原來金蓮被敬濟鬼混了一場，也十分難熬。正在無人處，手托香腮，沉吟思想，不料敬濟三不知走來，黑影子裡看見了，恨不的一碗水嚥將下去。就大着膽悄悄走到背後，將金蓮雙手抱住，便親了箇嘴，說道：「我前世的娘，起先吃孟三兒那冤家打開了，幾乎把我急殺了。金蓮不隄防，吃了一嚇，回頭

看見是敬濟，心中又驚又喜，便罵道：「賊短命，閃了我一閃，快放手！有人來撞見怎了？」敬濟那裡肯放，便用手去解他褲帶。金蓮猶半推半就，早被敬濟一扯扯斷了。金蓮故意失驚道：「怪賊囚，好大膽，就這等容易要奈何小丈母。」為奈何哉敬濟再三央求道：「我那前世的親娘，要敬濟的心肝煮湯吃，我也肯割出來，沒奈何，只要今番成就成就，敬濟口裡說看腰下那話，已是硬幫幫的露出來，朝着金蓮單裙，只顧亂捅。金蓮桃頰紅潮，情動久了，初還假做不肯，及被敬濟纒垂，教曹觸着，就禁不的把手去摸。敬濟便趁勢一手掀開金蓮裙子，儘力往內一插，不覺沒頭露腦。原來金蓮

被纏了一回，臊水濕漉漉的，因此不費力送進了，兩個緊  
抱在紅欄杆上，任意抽送，敬濟還嫌不得到根，教金蓮倒  
在地下，待我奉承你一箇，不亦樂乎。金蓮恐散了頭髮，又  
怕人來，推道：「今當且將就些，後次再得相聚，憑你便了。」  
個達上連聲一個親上不住，廝併了半箇時辰，只聽得隔  
牆外簌上的響，又有人說話，兩箇一闕而散。敬濟雲：「情未  
已，金蓮兩意方濃，却是書童玳安拿着冠帶拜匣，都醉醺  
上的，嚷進門來。」月娘聽見，知道是西門慶來家，忙差小玉  
出來看書童玳安道：「爹隨後就到了。」我兩人怕晚了，先來  
了不多時，西門慶下馬進門，已醉了，直奔到月娘房裡來，  
攙住月娘，就待上床。月娘因要他明日進房，應二十三壬  
子日服藥行事，便不留他道：「今日我身子不好，你往別房  
裡去罷。」西門慶笑道：「我知道你嫌我醉了，不留我也罷，別  
要惹你嫌，我去了。」明晚來罷。月娘笑道：「我真有些不好月  
經，還未淨，誰嫌你。」明晚來罷。西門慶就往潘金蓮房裡去  
了。金蓮正與敬濟不盡興，同房眠在炕上，一見西門慶進  
來，忙起來笑迎道：「今日吃酒，這咱時纔來家。」西門慶也不  
答應，一手攙將過來，連親了幾個嘴，一手就下邊一摸，  
着他牝戶道：「任小淫婦，你想着誰來。」兀那話濕搭搭的，金  
蓮自覺心虛，也不做聲，只笑推開了。西門慶向後邊濕牝

去了、能使敬濟文字在西當晚與西門慶雲情雨意不消  
門處結是大奇大奇  
說得且表吳月娘次日起身、正是二十三壬子日、梳洗畢、  
就教小玉擺着香桌上、邊放着玉炉、燒起名香、又放上白  
衣觀音經一卷、月娘向西、飯後禮拜、拈香畢、將經展開、念  
一遍、拜一拜、念了二十四遍、拜了二十四拜、圓滿、然後箱  
內取出丸藥、放在桌上、又拜了兩拜、禱告道、我吳氏上靠  
皇天、下賴薛師父、王師父、這藥仰祈保佑、早生子嗣、告畢、  
小玉盪的熱酒、傾在盞內、月娘接過酒盞、一手取藥、調勻、  
西向跪倒、先將丸藥嚥下、又取水藥也服了、喉嚨內微覺  
有些腥氣、月娘閉着氣、一口甲、  
孝哥如又拜了四拜、

日又出房、只在房裡坐的、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起身、就  
叫書童寫謝宴帖、往黃安二主事家謝宴、書童去了、就是  
應伯爵來到西門慶出來、應伯爵作了揖、說道、哥昨在劉  
太監家吃酒、幾時來家、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灌了  
好幾盃酒、歸路又遠、更餘來家、已是醉了、這咱纔起身、玳  
安拿出早飯、西門慶正和伯爵同吃、又報黃主事、安主事  
來拜、西門慶整衣冠、教收過家、活出迎、應伯爵忙迴避了、  
黃安二主事一齊不轄、進門廝見、畢三人坐下、一面捧出  
茶來吃了、黃安二主事道、夜來有藝、西門慶道、多感厚情、  
政要叩謝兩位老先生、如何友芳、合駕先施、安主事道、昨

晚老先生還未盡興爲何就別了。西門慶道晚生已大醉了，臨起身又被劉公公灌上十盞盃葡萄酒，在馬上就要嘔，耐得到家睡到今日，還有些不醒哩。笑了一番，又吃過三盃茶，說些閑話作別去了。應伯爵也推事故家去，西門慶回進後邊吃了飯，就坐轎，答拜黃安二主事去，又寫兩個紅札帖，分付玳安備辦兩副下程，趕到他家面送。當日無話。西門慶來家，吳月娘打點床帳，等候進房。西門慶進了房，月娘就教小玉整設餚饌，盪酒上來，兩人促膝而坐。西門慶道：我昨夜有了盃酒，你便不肯留我，又假推甚麼身子不好，這咱搗鬼。月娘道：這不是搗鬼，果然有些不好。

難道夫妻之間恁地疑心。西門慶吃了十盞盃酒，又吃了些鮮魚鴨，便不吃了。月娘交收過了小玉薰的，彼高香噴上的，兩個洗澡已畢，脫衣上床，枕上綢繆，被中纏綿，言不可盡。這也是吳月娘該有喜事，恰遇月經轉，兩下似水如魚，便得了罷了。孝哥如此結胎正是

花有並頭蓮並蒂

帶宜同挽結同心

次日西門慶起身梳洗，月娘備有羊羔美酒，雞子腰子補腎之物，與他吃了，打發進衙門去。西門慶衙門散了回來，就進李瓶兒房看哥兒。接寫官哥兒在存李瓶兒抱着孩子，向西門慶道：前日我有些心虛，未嘗了這兩日身子有些

不好坐淨桶時，常有血水淋得慌，早晚要灑七，心願你  
又忙碌碌的，不得個閒空。西門慶道：你既要了，應時我叫  
玳安去接王姑子來，與他商量做些好事，就是了。便叫玳  
安分付接王姑子來，玳安應諾去了。書童又報常二叔和應  
二爹來到。已為借銀伏線西門慶便出迎，廝見應伯爵道：前日謝  
子純在這裡吃酒，我說的黃四李三的那事，哥應付了他，  
罷。西門慶道：我那裡有銀子？應伯爵道：哥前日已是許下  
了，如何又變了卦？哥不要瞞我。等地財主說個無銀出來，  
隨分湊些與他罷。西門慶不答應，他只顧呆了臉。看常時  
寫心事蓋西門慶尚不知局也常時節道：連日不曾來看哥，七兒長養

應西門慶道：生受注念，却結心你李家嫂子，要酬心願，只得  
去請王姑子來家，做些好事，應伯爵道：但凡人家富貴，專  
待子孫掌管，養得來時，須要十分保護，譬如種五穀的，初  
長時，也得時時灌溉，終望個秋收。小兒萬金之軀，是個  
掌中珠，又比別的不同。小兒郎三歲有開，六歲有厄，九歲  
有煞，又有出痧出痘等症，哥不是我口直論起哥兒自然  
該與他做些好事，廣種福田，若是嫂孀子有甚愿心，正宜及  
早了當，管情交哥兒無灾無害。好養說話間，只見玳安來  
回話道：王姑子不在菴裡，到王尚書府去了。小的又到  
王尚書府中找尋他，半日纔得出來，與他說了，便來了。西

門慶聽罷、依舊和伯爵常時節說話兒、處坐地書童拿  
些茶來吃了、伯爵因問言道、小弟蒙哥七厚愛、因因寒  
忽然相請、小人可與家房子窄隘、不敢簡褻、多有疎失、今日稟明了哥、若明後  
日得空、望哥同常二哥出門外花園裡、頑耍一日、少盡兄  
弟孝順之心、常時節從旁贊道、應二哥一片獻芹之心、哥  
自然鑒納、決沒有見却的理、西門慶道、若論明日、到沒事、  
只不該生受、伯爵道、小弟在宅裡、快子也不知吃了多少  
下去、今日一盃水酒、當的甚麼、西門慶道、既如此、我便不  
往別處去了、伯爵道、只是還有一件、小優兒、小弟便教了  
世郊外去、必須得兩個唱的去、方有興些、西門慶道、這不

打緊、我叫人去叫了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就是了、伯爵道、  
如此可知好哩、只是又要哥費心、不當、西門慶一面就叫  
琴童分付去、叫吳銀兒、韓金釧兒、明日早往門外花園內、  
唱琴童應諾去了、不多時、王姑子來到廳上、見西門慶道、  
個問訊、動問施主、今日見名、不知有甚分付、老身因王尚  
書府中、有些小事去了、不得便來、方纔得脫身、西門慶道、  
因前日養官哥、許下些愿心、一向忙碌碌、未曾完得、托賴  
皇天保護、日漸長大、我第一來要酬謝佛恩、第二來要消  
災延壽、一要字寫因此請師父來商議、王姑子道、小哥兒  
萬金之軀、全憑佛力保護、老多不知道、我們佛經上說人

中生有夜又羅刹常喜噉人、令幼弱子傷胎奪命、皆是諸惡鬼所爲。又映如今小哥兒要作好事、定是看經念佛、其餘都不是路了。西門慶便問做何功德好。王姑子道：先拜卷藥師經、待回向後、再印造兩部陀羅經、極有功德。西門慶問道：不知幾時起經。王姑子道：明日到是好日。就我菴中完愿罷。西門慶點着頭道：依你依你。王姑子說畢、就往外邊見吳月娘和六房姊妹都在李瓶兒房裡。王姑子各打了問訊。月娘便道：今日央你做好事、保護官哥。你幾時起經頭。王姑子道：來日黃道吉日。就我菴裡起經。小玉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因對王姑子道：師父我還有句話一發

哭及你。王姑子道：你老人家有甚話。但說不妨。李瓶兒道：自從有了孩子、身子便有些不好。明日疏意裡邊帶通一何何如行的去。我另謝你。愚王姑子道：這也何難。且待寫疏的時節、一發寫上就是了。正是

禍因惡積非無種

福自天來定有根

